

男人的一生



作为男人的一生,是儿子,也是父亲。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,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。

一个儿子酷像他的父亲,做父亲的就要得意了。世上有了自己的复制品,时时对着欣赏,如镜中的花、水中的月,这无疑比仅仅是个儿子自豪得多。

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,一个朋友已经去世几十年了,忽一日早上又见着他,忍不住就叫了他的名字,当然知道这是他的儿子,但能不由此而企羡起这一种生生不灭、永存于世的境界吗?

做父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像蛇脱皮一样的始终是自己,但儿子却愿意像蝉蜕壳似的裂变。

一个朋友对我说,他的儿子小时候最高兴的是让他牵着逛大

街,现在才读小学三年级,就不愿意同他一块出门了,因为嫌他胖得难看。

在中国的传统里,有“严父慈母”之说,所以在初为人父时,可以对任何事情宽容放任,对儿子却一派严厉,少言语,多板脸,动辄吼叫挥拳。

我们在每个家庭都能听到对儿子以“匪”字来下评语和“小心剥了你的皮”的警告,他们粗着嗓子要求儿子去干事情,如果儿子稍有点懈怠,就禁不住怒气冲冲,仿佛要铲除家中的一个叛徒似的。这便是要把儿子进行残暴塑造,不要儿子尽巧纵恣,怕儿子失去做汉子的骨气。

但是,做父亲的到了晚年,褪去男人的强悍,性格就慢慢

变软,在儿子面前反而拘谨小心起来。

可以说儿子与父亲的矛盾是从儿子一出生就有了,他首先使父亲的妻子的爱心转移,再就是向你讨吃讨喝,以致意见相悖惹你生气,最后又亲手将父亲衰老淘汰。前半生儿子对父亲不满,后半生父亲对儿子不满。做儿子的总觉得父亲思想陈旧,跟不上时代;待到自己成家立业,慢慢老去,才懂得当年父亲的苦心,可岁月已然走远。若以此推想,女人的伟大就在于从中调和父与子的矛盾了。家里只有夫妻争吵,儿子从中周旋,没有父做恶人,母做善人,家庭便很难维持长久的温情。

吃饭是繁重的活计,不但要吃,吃的要耕、要种、要收、要磨,吃食要咬、要嚼、要消化、要排泄,要你完成这一系列任务,就生一个食之欲给你。生育是繁苦的劳作,要怀胎、要生产、要养活,要你完成这一系列任务,就生一个性之欲给你。原来上帝在造人时玩的是让人占小利吃大亏的伎俩,而生育比吃饭更繁重辛劳,故有了一种欲之快乐后,还要再加一种不能断香火意识,于是,人就这么傻乎乎地自得其乐地繁衍着。

男人这一生,年少时不懂父爱,中年扛起养家重担,到老方才明白,自己活成了当年父亲的模样。

贾平凹

不能混着活下去

在我们这个星球上,每天都在发生着许多变化。有人倒霉了,有人走运了;有人在创造历史,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。

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降生到这个世界,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;这边万里无云,阳光灿烂;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,地裂山崩。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。

我是陕北清涧县人,出身农民家庭,父母在农村种地。小时候家里姊妹八个,家境贫寒,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。父亲目不识丁,性格懦弱,活得十分窝囊,过着一种被生活抛弃的日子。

小时候在外受了别的孩子欺负,回家本想得到家人庇护,等来的却是一顿训斥,让我不要在外惹事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慢慢懂得:在社会上行走,只能依靠自己,不能指望任何人。既然要活下去,就必须靠自己站稳脚跟。

七岁那年,家里无力养活我,便把我过继给伯父。寄人篱下的日子,让我早早体会到人情冷暖。小学毕业后,伯父执意不让我继续读书,打算让我留下来给他养老务农。可我不甘心,拿到中学录取通知书后,执意要去上学,为此和家里发生激烈争执,这是我人生里一次重要的抗争与选择。

中学求学阶段,口粮常常不够,课余只能跑到野外找寻野菜野果充饥。即便日子清苦,我也从未放弃读书,广泛涉猎各类书籍,慢慢萌生了对文学的热爱,也在阅读中建立起了自尊与理想。后来做过乡村教师、临时宣传员、县剧团编剧。1973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,几经波折,最终被延安大学录取,毕业后进入报社编辑部工作,之后走上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少年时代,我就常常思考: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?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?

浑浑噩噩混日子,其实很轻松,很容易就能做到,但我不愿意那样活。人要学会对自己负责,必须挣脱麻木消沉的生存状态,去追求更有价值的人生,不能混着活下去。

哪怕境遇艰难,也要守住内心的追求。

路遥

(本版文章均为节选)

M 名诗荟萃

我不期望回报

汪国真

给予你了
我便不期望回报
如果付出
就是为了有一天索取
那么,我将变得多么渺小
如果,你是湖水
我乐意是堤岸环绕
如果,你是山岭
我乐意是
装点你姿容的青草
人,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
但一定可以
使自己崇高
真的
人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
但一定可以使自己崇高

花落的声音

家中养了玫瑰,没过多少天,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听到了花落的声音。起先是试探性的一声“啪”,像一滴雨打在桌面。紧接着,纷至沓来的“啪啪”声中,无数中弹的蝴蝶纷纷从高空跌落下来。那一刻的夜真静啊,静得听自己的呼吸犹如倾听涨落的潮汐。整个人都被花落的声音吊在半空,尖着耳朵,听得心里一惊一一惊的,像听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阴谋诡计。

早起,满桌的落花静卧在那里,安然而恬静。让人怎么也无法相信,它曾经历了那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。

玫瑰花瓣即使落了,仍是活鲜鲜的,依然有一种脂的质感,缎的光泽和温暖。我根本

不相信这是花的尸体,总是不让母亲收拾干净。看着它们脱离枝头的拥挤,自由舒展地躺在那儿,似乎比簇拥在枝头,更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美丽。

这个世界,每天似乎都能听到花落的声音。

像樱、梨、桃这样轻柔飘逸的花,我从不将它们的谢落看作是一种死亡。它们只是在风的轻唤中,觉悟到自己是曾经有翅膀的天使,它们便试着挣脱枝头,试着飞,轻轻地就飞了出去……

乡间那种小雏菊,开得不事张扬,谢得也含蓄无声。它的凋谢不是风暴,说来就来,它只是依然安静温暖地依偎在花托上,一点点地消瘦,一点点地憔悴,然后不露痕迹地在冬的萧瑟里,和整个季节一起老去。

张爱玲